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婦女運動

(下)

愛倫凱著

林苑文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動 運 女 婦
冊 二

The Woman Movement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原 著 者

Ellen Key

譯 述 者

林 苑 文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祥

第五章 婦女運動對於一般男女的影響

在她們的求得自由，求得與男子同樣的求學的機會，同樣的工作範圍，同樣的公民資格的奮鬥中，婦女曾遇到一切可能的反對，從最近宣稱整個婦女解放運動爲最大的罪犯之主教的反對，及國會的反對，以至於學生的粗鄙的戲弄。男子仍繼續不斷地設法劃定「婦女固有的區域」的界限。例如，一個女醫士，在讀書的時候，她得努力反抗解剖室內的偏見，在行醫的時候，她又得努力對付男子同業間的嫉妒。在婦女解放的歷史上，我們可以紀載有許多男子的可恥的行爲。極不願意承認婦女工作的收效，這種態度仍是普遍的。當他們把女子的工作——例如文學上及藝術上的工作——與男子比較時，他們並不希望從這種比較中得到一個對婦女的特性更精密的了解，只想羞辱婦女的工作吧了。承認現在男子所往往缺乏的能力可以在女子——往往充分地具有這種能力的——身上找到這件事，是他們所不能忍受的。在羅馬語言的國家內，自給的工作婦

女常常被視爲一種特殊階級的人——這個階級的人，是男子所不與通婚的，無論在理論上他是怎樣的敬重「強健的少女們」(Les vierges fortes)

然而一般男女間——尤其條頓民族的男女——的關係現在是如何的不同，及更爲美滿呵。在大學，藝術學院，音樂學校，商科學院內念書的少年男女，彼此間都有一種親善的友誼。在北方，這種友誼往往由小學，中學，以至大學，研究院仍能持久不變，結果兩性都有獲益。尤其在二十歲以下的時候，這種友誼的意義之重大是無法估計的。以前監禁在一個狹窄的，乏味的，不歡愉的家庭範圍內的少女，現在往往在男子的同伴中享受到青春的愉快——沒有這種愉快，生命便沒有春天了。從前只認識那些他們所絕不該接觸的年青女子之少年男子，現在開始認識精神充足的，清心的少女，由此他們對於婦女生出一種新的觀念。兩性現在以團體跳舞，遊戲，等活潑的及有意義的方式來共同嘗試青春的歡愉。他們有機會在一個大團體內興奮地互相交換意見，及與幾個性情相投的朋友作安靜的討論。在最近二十三年間，少年男女開始在精神上互相有所發見。這種發見，自浪漫主義產生以來，都只有從文學的染了顏色的玻璃中得之。在浪漫主意的時代，男女互相對

彼此運用一種感化力。男女對彼此的類似的感化力現在也有，可是其基礎則比以前的廣濶得多了。浪漫主義時代的男女只是因精神上的關係而合在一起。在這種精神上的關係中，女子渴望求得男子的教育及與他們共同參與智識上的事業，而男子則提高女子的「求得男子的教育，藝術，智識，及名望之願望。」現在研究各種學問的少年人彼此都用感化力，因而從智識及性格與氣質各方面，彼此得到互相的了解。於此，兩性在少年時代曾一度以此互相看待的某種錯覺及被逼而成的觀念，都消除了。男子及女子對於「女性」的觀念以及「男性」的觀念都得到一個較精細的標準；兩者都發見隱藏在這些觀念裏面的無數的陰影，兩者都承認兩性不單在戀愛這方面，就是在普遍人類的各方面也可以互相幫助的；最後，兩者都知道他們愈變為備善的及完全的人，則他們愈須彼此致謝。

在戀愛關係中得到了解是最難的，因為，在這方面女子比男子進步得多。然而女子的愛的理想已漸漸地成為少年男子的理想了。在另一方面，少女們開始更了解男性的本質，男子在那裏面受教化，獲勝利，及遭失敗的整個的世界，現在對於女子已不復是一個未知的地方了；她們以前對

男子的所作所爲之盲目的尊敬或盲目的對敵的態度，現在已經失去了。在另一方面，男子漸漸地明白爲家庭的舒適而做的家務，他們一向視爲女子的唯一責任的家務，不足以吸收她的整個靈魂，家事使許多願望未能滿足。因此兩性彼此都開始從自己這方面建築一度橋梁，橫過慣習及法律在他們中間握成的深坑。少年人雖然仍在默想那些難解的相反的性質，可是他們覺得有許多屬於人性的方面是彼此相同的。然而，在伴侶的關係中，那種「武士的行爲」便消失了。這種行爲是少年男子應常常負起一切的擔負與責任這個理想中的各事項之一。現在，少女在遊歷時，慣常自挽行囊及付自己的一份費用。可是如果她確是需要幫忙的話，青年男子也如以前一樣甘心情願地幫她的忙，正如她也情願盡她能力所及的幫忙青年男子一樣；誠實的友誼替代了奪人心目的武士行爲。這種親睦的友誼，往往使少年男子對於女性的仁慈及享樂這種需要，在那些危險的年齡得到滿足。那時少年人會說，「一個少年人的生活，自覺的與不自覺的，有四分之三是性的生活。」最足以防止青年男子墮落的，莫如使他接近一個環境，在那裏他可以安靜地與自由地會晤少女，而不致遇到無禮的，打擾的家庭的監視，干涉，及盤問他的來意。如果在兩個這樣的伴侶當中，

戀愛的情感終於發生了，即使他們在一個試驗室而不是一個絕美的亭園內求婚，在愛情朦朧之中，也難免有錯誤的可能。雖然如此，兩者都有機會在許多可以看出彼此的性格的場合中互相觀察；他們不單用自己的眼光來互相觀察；而且還經過他們一般友朋的較精密的觀察。在另一方面，討論及互通音信往往使他們成爲意見及氣質相投而不是本性適宜的朋友。如果他們能及時發見這個事實，這是很僥倖的。否則結果必致發生劇烈的衝突，如果一個很強的個性想把對方模造成像他自己或像他理想的男子或女子一樣。因爲任何一個人，能清楚地愛惜他人的個性，這種情形，現在仍是很少的。然而因爲少年人從友誼中互相了解彼此對於戀愛及一般人世間的事情之理想及夢幻的原故，現在這種情形已比從前較多一點了。可是如果這些理想與夢幻真能暗示對方的性格的話，也只有友誼給少年人一個觀察對方行爲的機會——不單是聽他們自己說及自己的機會——少年人纔可以從友誼中真正地知道對方的性格。在喝茶與抽烟，奏音樂與讀詩詞的場合中，對自己的靈魂及他人的靈魂作這種分析。往往會予「有趣味」的男的或女的寄生蟲以陷被害者於牢籠的機會，而被害者遂在知識或戀愛方面——往往甚至在經濟方面——被

其啜盡了。

然而，即使這種思想的交換真能裨益各人，它會因為行之過度而變為對於工作，坦白，及理想有害的事情。無論現代對於性問題的率直的態度是怎樣的有益，對於人生的本能的討論——現在已成爲老生常談——也是危險的。這些關於人生的根苗的討論其危險之多，有如我們繼續地掘入樹的根苗來看它是怎樣長成一樣。

婚姻能够愈早完成，則因此而致失卻青春這種危險愈少；夫婦因彼此競爭生存的困難而會共同生長——正如一般夫婦一樣——這種希望也愈大。可是如果這種競爭的困難在青春還未完全過去以前便減輕了的話，那末在男子的生命中，便會遇到一個實用法文稱爲「四十歲的病態」(La maladie de Quarante ans)：男子需要一個新的戀愛經驗之危機。那些具卑下的戀愛觀的人——現在和一切其他時代是一樣的——之在暫時的，秘密的，結合中尋找這種需要，使現在那些具有高尚的戀愛觀的人遭遇一個最悲慘的分離。在這種情形中，經數十年的共同過着最親密的生活，共同做着最忠誠的工作，及數十年的互相諒解以後，做丈夫的把妻子趕出家門，以

便帶一個年青的妻子進來。這位青年的妻子，從不如那位被棄的妻子一樣做——也許永遠不能做——他的共同奮鬥及互相幫忙的人，可是她對他有一種神秘的魔力，一種在男女同學討論性問題，及服裝改良時代以前，少女對男子所具有的神秘的魔力！

現在女學生避免家庭的女兒前時的一種危險，就是由於沒事幹而發生戀愛。她們沒有時間，往往也沒有資財，來讓自己作戀愛的夢想。女學生中有許多貧窮的少女，她們不敢錯過一個學期的時光，因為她們得趕快自謀生計。還有這樣的一個少女，她知道如果她屈服於溫柔，給養，這種熱烈的要求之下，則她的命運將會如這個或那個享受過短時間的幸福後便被她的貪新棄舊的情人所拋棄的女子一樣。於是她不僅為苦痛所籠罩而誤了許多工作的時間。一個悲傷的女子愈埋頭讀書，則科學或藝術所啓發她的它們的富源愈大，雖然孤寂，缺少資財，及衣衫襤褸，她仍覺得她的生命愈為幸福及充實。

女學生中也有許多如上述的那種頭腦的人，她們對於友誼及愛情的溫柔都不需求，不錯，她們生怕兩者都是她們的「自由個性」的一種束約。她們參與遊戲，辯論，戲謔，與男同學在一起，開

心見誠的與毫不介意的，不管他們高興與否。所有這些少女現在都絕對自由地跑來跑去；甚至在羅馬語言的國家內，一個年青的女子現在也可以攜着她的袋或她的網球拍獨自外出了。因為那班仍未受到讀書的影響的人，會因遊戲而生這種現象。

因為男子之早就職業的原故，學生生活漸變為單方的，女性的伴侶生活。在這種生活中，女子彼此得為她覺得比男性更有趣，更值得取悅的對方而顯露她們的化裝術。甚至在歐洲，學生時代的女性的伴侶關係，有時是最親密的。因為一個少女與一個青年男子間的友誼的結果，往往是一方面發生戀愛或在一堆親密的朋友裏面，某甲鍾愛某乙，可是某乙卻鍾愛某丙，諸如此類。這類或有的事情是一個聰明少女所要避免的，因為它們可以損害及阻礙她的工作的。與女子結伴，她可以彼此交換意見而不致發生這種危險，這種意見的交換，可以鼓勵讀書，使教育淵深，啟發新見解，及引起一切新的推動。最少現在是如此，對於研究，解決問題，及理會思想的方法，男性與女性是不同的，因此與女性結伴並不能替代了男女間的友誼。然而具有深且美的本性的人，在生命開始的時候，除了與他或她的同性發生一種友誼以外——在精神方面的意義上——往往再難有別

種的友誼；因為每種新的精神上的接觸，都成爲一個新的及困難的問題了。對於這種男子或女子，一個同性的友誼往往是他們學生時代最可貴的，最有利益的東西。一個環境良好的學生，往往以照顧一些孤寂的同伴爲快樂。在她的房間裏，他們從一個親睦的歡迎，幾朵鮮花，幾幅圖畫，一個開水壺，一個壁爐，這些事物中覺到那種爲震顫的學生們所渴求的親密的溫暖之氣——這種渴望往往把一個孤寂的，易感動的少年，從慘澹的學生宿舍驅到「粗陋的娛樂場所」去。現在當他離開這個朋友的小環境時，他的對於家庭的最甜密的記憶，他的最優美的夢想，都在打動他。而懦怯的少女也因此而肯定還有另外一個少女在掛慮她的不幸的命運。

在這種安靜的及較活潑的伴侶生活中，兩性不單對彼此能互相了解，同時對各種階級的人也能了解，而在若干歐洲大學裏面，這種伴侶生活是能使兩性了解幾個國家的人。一個細小的伴侶範圍裏面包括九種或十種人，這種情形是很平常的。於是意氣相投的堅強的顯示或優美的影跡，使各方面的生活都豐富起來；精神上的愛好及厭惡互相交錯；使人興奮的與使人感到約束的印象輻射八方。估量這種友誼的往還對於生活的豐富的影響，其困難之程度，有如估量一個風嘯，

蝶舞，蜜蜂鳴的春日裏的生活一樣，

在這樣一羣伴侶中，專心與犧牲的能力是過去的信仰，尤其在一個「少女留短髮而青年男子留長髮」——有如一箇滑稽家描寫在外讀書的俄國學生一樣——的國家內。兩個俄國少女，整個冬天只共同佔有一雙鞋子，因而永不能一齊外出，這種事實是表示大學裏最貧困學生的休戚相關的情感的大小事實之一。

當侶伴的生活完全採取咖啡館的探訪的形式時，女子便須反對。然而，喔，她們往往順着潮流而走。因為咖啡館的生活始初確曾對於智識有相當的琢磨的原故，在一個短期間，它是有它的可原諒之處的。然而當一把刀口已被損耗殆盡的時候，生命的技師便應停止磨刀；否則，如果他仍不斷地用磨石，最後他的手裏便只握有一把刀柄而已。從前只有青年男子，而現在則連少女也在末鄭重地用過她們的利器或工具前，已把它們損耗殆盡了，

.....

男女同學的最蒙昧之點是，女子只有從那些與男子同樣的學科及試驗中表明她們與男子

同等的能力。女子希求在讀書及戲遊中得與男子一樣的熟練的這種渴望，往往產生身體上不幸的結果。由於對性的功用的矯枉過正的觀念之減少，及衛生的意念之增加，這些結果已漸漸地稀少了。雖然如此，智識方面的不幸的結果仍繼續存在，它們給與兩性的痛苦兩性是同樣的；然而因為少女的具有志氣及自覺力的原故，她們所受的痛苦也許更大。她們考試合格的代價往往是很高的。這種現象在始初的時候是沒有人注意的，那時女醫生仍被人驚奇地視為文化上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產物，而女子自己亦以驚奇的眼光自視。不錯，她曾因勤學及匆匆預備考試而犧牲了許多少年人的快樂，可是她也曾因此——如人們所想像的——獲得更大的寶物。不過，這種情形并不是常常如此的。在道德方面，有自覺的少女必然比一個往往在自衛這種不自覺的本能中虛度光陰的男子強。可是在任何的決定方向中，後者的智力往往會比前者保存得好一點。有自覺的與熱心工作的少女，滿腦子載着為將近的試考所逼的，而不是她們自己所甘心欲讀的功課。因此她們並未把匆匆預備的功課同化，結果它便不能增進她們精神上或智力上的生長。可是這種功課在腦海裏佔了位置，因而妨礙了智力的運動自由，及強逼本來的個性把自己壓縮，致腦袋內經過

很久纔有位置來讓它再次伸展——如果它不爲一切已被吸收的混亂的東西所阻塞的話。有多少少女是充滿求智的渴望及工作的精力而進大學或藝術學院的！可是過了幾年以後，她們會感到厭倦，除非她們遇到一個指導她們科學的或藝術的要義的教師。於是她們讀書的快樂纔真能如她們曾一度夢想的一樣多。不錯，也許甚至她們的祖母，在伊們須以爲「小女孩」而寫的小「教科書」來使自己滿足時，也曾夢想到這種快樂。許多少女現在因有些教師或男同伴之助而保有精神上的發展，這種發展，在前時，只有一種父女間，兄妹間的例外的關係纔可以給予的。

.....

當男子及女子可以在一起讀書時，則男性及女性以後在共同工作者之間的關係上，慣常會比學生時代兩性獨自工作時的關係好一點。誠然，男性的競爭者現在仍運用傳述她們的女競爭者的無能之方法——有時他們卻真心地深信這種說法。自然，他們也用同樣的方法對付男性競爭者。可是對於男的，他們仍有一「個人」的問題，而對於女子方面，則男子之所以指她們的工作爲次等，其唯一的證據就是她是「女性。」然而，就大體而言，我們可以說，男女同事間的關係也表

露出與普通學生生活相似的好的地方，雖然其好之程度自然比學生生活少一點。共同的工作，往往沒有給他們多少時間來彼此作有義意的意見的交換，而在做完工以後，各人又往往希望看見新的面孔。共同工作的影響，往往限於一性在他性身上所運用的改良的效果。他們互相爲彼此效小小的勞役，每個勞動者也知道尊重他人的事業，或者一個勞動者因應派給他人的工作現在派在他身上而發怒！

如果女子做與男子同樣的工作，她往往便會因她所得的酬金較少而憤怒。可是如果一個想成立家庭的男子，因他所找尋的職位爲一個在父母家裏住的，受較少的薪金便可以滿足的女子所保留而沒法獲得時，則這種對女子不公平的待遇，便已變爲公平了。然而婦女運動者很容易地便忘記了這種事實。由於這種嫌隙而引起的雙方的仇視，在現在的經濟制度下是沒法補救的。婦女運動者可以要求同樣的報酬，然而，爲婦女所羣趨的職位之供與求的比率一天是百與一之比，則勞工婦女一天不會得到這種報酬，受俸過微的婦女，對婦女運動者說「幫助我們獲得可以維持的生活狀況吧！」這種呼喚是徒然的。唯一的誠實的答覆是「有如男工以前的互相幫助一樣，

以工會及休戚相關的態度來互相幫助吧！」

男女在工作方面的競爭，只是間接地與婦女運動有關；它是社會問題一部份，因此我在這裏只略論之。

兩性間的競爭所引起的反感，是社會戰爭的一個原動力；如果婚姻的數目因這種競爭而減少，則這種競爭是一種社會的危險的事情。如果我們以爲婦女運動是這種競爭的原因，則這個問題是完全假定的，喪失了父親或丈夫而不用在外工作也可以有充足的收入在家過活的婦女，現在已漸漸稀少了。此外還有別的事實，就是有許多男女都受同樣薪金的職位，僱主們因女子的較誠實及盡忠職位而願意僱用她。我們還須特別注意的是，甚至在中等階級的職業中，完全自謀生計的女子的數目也日漸增多——這就是說她們不是爲補助收入而工作的，因爲如果她們不工作，她們便會成爲男子的負擔且也許因而致他不能結婚的。許多這些女子所最希望的是，能享受男子在理論上叫她們享受的「家內的爐灶」的溫暖之氣；可是既然沒有男子給她們以這種溫暖之氣，則她們最少也須有爲她們的寂寞的爐火獲取柴薪的機會。